

駁五經異義疏證

上

駁

五

經

異

義

疏

證

十

卷

瑞彭署



甲戌河間

李氏重刊

重刊皮氏駁五經異義疏證序

善化皮鹿門先生箸書百四十餘卷次第刊於湘中通名師伏堂叢書惟駁五經異義疏證十卷不與其列海內絕少傳本學者苦其難邁民國二十又三年夏大梁旅居偶同李涵楚使君游市肆得此書原刊本涵楚因出資重錄子弟子武福彙爲之讎勘越歲錄成序其端曰近三百年來學術蓋嘗數變其始也矯明人空疏之蔽則爲樸學其繼也矯唐宋以來蔑古自信之蔽則爲漢學乾嘉師儒誦法許鄭以訓故名物爲治經塗術弗尙墨守弗標流別於東漢古文之學爲近晉陵莊劉諸子好言公羊春秋則爲今文之學由是學者始言門戶其後侯官陳恭甫樸園父子長洲陳碩甫句容陳卓人四陳君者接踵而作大氏以尋繹師法辯章條貫爲主雖趣舍不盡同要之各能自名其家咸同以降風氣益變矣鹿門先生興於南楚蔚爲大

師其學遠紹西漢今文隊緒兼綜北海鄭氏之學淹雅宏
通審思明辯與井研廖君同原殊流縱恢廣弗逮而澹密
過之晉陵之學至龔魏而日替四陳之學得先生而日昌
盈虛之故蓋有不可燥量者駁五經異義一書集古今之
師說示六籍之折衷召陵高密各尊所聞石渠白虎繇其
綜覈自侯官陳氏爲之疏證漢師遺說畧見條流先生益
以鄞縣袁氏輯校本參互鉤稽發揚光大不惟許鄭之功
臣抑亦經術之津逮也或謂許鄭皆治古文而先生爲今
學鄭君左右采獲有管亂師說之嫌先生則以理董舊義
甄分家法爲己任今爲許鄭遺書造疏證既蒙以矛陷盾
之譏寧當舍魚取熊之智不知通學之風昉自西漢臨淮
龍門實啟先河政駿立其中堅賈馬爲之後勁況魏晉至
今垂二千祀漢師遺說不絕如縷私淑前修勢殊奉手古
人長往安事操戈後儒治經實事求是權衡在心零璣碎

壁盡成鴻寶誠不宜以兩漢故事斷之又況許書鄭駁淵
原具在抑豈一家之學耶然則先生之治許鄭卽所以尊
今文也曷者宋于庭訓導比肩莊劉乃又旁涉王肅皇甫
謐之書人且頌其網羅之勞擬之先生則瞠乎在後讀先
生書知其人論其世斯可矣民國二十又四年日在析木
之次淳安邵瑞彭

駁五經異義疏證自序

漢代繇邈家法淪胥許鄭二君規模粗具南閣祭酒植訓故之宗北海司農綜章句之匯人竭鑽仰戶盡尸祝擬羲娥之並曜假泰華之爭高矣漢學有博士所職有壁經所傳或紹顛門或名逆學許鄭文雖崇古學實兼通許君之敘說文自云皆古而詩徵韓魯匪獨毛公傳列春秋不專左氏說文意在博采異義何獨不然鄭君注禮箋詩先今後古其爲通學無待名言陳恭甫云祭酒受業侍中多從古說司農網羅囊括兼主今文此據大概而言非與全書盡合今觀異義親屬有服用歐陽之書鄭詩淫聲取今論之說天子駕數不信毛詩鶴鴒來巢迺從二傳足見許案該洽略似說文鄭駁宏通亦同箋注不得拘古今之殊旨強許鄭以分門矣陳氏疏證義據通深金壇託爲異書學海刊入經解承學之士研尋靡旣攷其得失可略言焉典

禮闕達名物章明鉅自郊社禘祫細至鬯罍鑿韞開發蘊
奧甄經史之精英剖析毫釐釋疏家之疑滯導先河於千
載洵闔室之一鑑乎惟是徵文貴博胡瑱不顧數典必詳
雖纖毋缺而陳氏於朝覲盟詛請諡感生除服成昏夫人
會葬二王三恪之異駕六駕四之殊公侯祭辟爲報大功
枕席相連宜推昏禮皆直錄文句不加證明有似未成之
書曾無一語之綴是謂漏略其失一也祠兵之禮專言五
兵復讎之義未及百世獲麟受命弗詳土木之精大夫無
刑止通劇渥之解九族略舉今說失取證於古文五行惟
列歐陽味探原於伏傳左驗雖具肯綮未嘗譬之腹背有
毛無補黃鵠之翻爪鱗空索莫探驪龍之珠是謂闕疏其
失二也譏二名之旨反駁公羊當爲鑿之文誤訾鄭注大
夫無主古義所同迺承晉魏虛造之詞詆許鄭通儒之論
是末師而非往古賤玉貴珉怙俗見而背舊聞毀鍾鳴釜

是謂習非其失三也明堂一條言逾二萬徒眩元黃於五色未別黑白於一尊六宗稱禋七廟不毀多牽引而失斷每汎濫而離宗繁華損枝隱蹈彥和之戒買菜求益將爲子陵所呵是謂炫博其失四也錫瑞少而習業素所服膺耻杳冥而莫知期推廣其未備受春秋之讀敢贊一辭仿毛詩之箋別下己意據袁氏之輯本述陳案之原文補其闕遺剔其蕪濫竊意漢儒舊義今文師說尤衰願盡扶微廣異之心弗沿黨同妒真之習自抒心得詎惜殺青之勞翹異前人敢矜出藍之美吾才旣竭不知所裁冀承浚長五經之傳聊備禮堂一家之學爾光緒己亥孟秋月善化皮錫瑞

陳壽祺疏證序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元駁隋唐經籍志著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集勵存百有餘篇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葆琛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抵摭拾殘叢以意分合孔本條理差優而強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戊辰夏余養疴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文多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五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第八疊制三事篇次尙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概復刺取諸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以資稽覈間附蒙案疏通證明釐爲上中下卷踰五年侍太宜人里第暇日質之吾友歐甯萬世美而及門僊遊王捷南爲鉞諸板序曰五經皆手定於聖人羣弟子之學焉者徵言大義靡不與聞然左邱明親造邾受經公羊高穀梁傲咸卜子門人

而春秋三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輿游夏最善說禮服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經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何也周衰禮失舊聞寢湮或疑文墜緒傳習錯出或繁節縛理儒者難言況其後支裔益分門戶益廣則五經焉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燔之餘學者不見全經經義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經生遞傳各持師法甯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百慮殊塗同歸豈謂一勺非江河之瀾卷石非秦華之壤乎哉但去聖久遠枝葉日蕃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論同異於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臚眾說次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家法劉更生采之爲五經通義惜皆散亡白虎通義經班固刪集深沒眾家姓名殊爲疎失不如異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

倣石渠論而詳贍過之自建武以後范升陳元之徒忿爭
謹譁頗傷黨伐永元十五年司空徐防言太學試博士皆
以意說不脩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以爲博士及甲乙
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
引文明者爲高說是時師法已衰至安帝薄於藝文博士
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亦因時而作憂大
業之陵遲揅末師之踳陋也許君又著說文解字綜貫萬
原當世未見遵用獨鄭君注儀禮旣夕記小戴禮雜記周
禮攷工記嘗三稱之所以推重之者至矣顧於異義爲之
駁者祭酒受業賈侍中敦崇古學故多從古文家說司農
囊括網羅意在宏通故兼從今文家說此其判也案張懷
瓘書斷叔重安帝末年卒鄭元別傳康成永建二年生鄭
視許爲後進而繩糾是非爲汝南之諍友夫向歆父子猶
有左穀之違何鄭同堂何傷箴旨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

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蘄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真而已庸
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雞而貴鶩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
天下此編雖略然典禮之闕達名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
論焉其於昔人所議國家將立辟雍巡守之儀幽冥而莫
知其原者庶乎可免也

袁鈞輯本序

駁五經異義者鄭君駁許氏慎五經異義之書也案後漢書許慎傳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治古學者卽鄭眾賈逵之徒禮記疏云凡異義皆同穀梁之說許氏書可徵者如此隋志十卷新舊唐書志並同鄭君駁載本傳及鄭志目錄記隋唐志並連異義爲書不別載卷數其書唐以後無傳惟散見於諸經義疏史記注北堂書鈔初學記通典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所引惠氏棟曾鈔撮之未成也鈞乃徵舊籍編焉案周禮疏有異義第五田稅第六疊制尙書疏又有異義天號第六蓋舊第五經分次故重出第六之號也或稱謹案或稱許慎案或稱許君案並是引書者之辭原書止

稱謹案也鄭駁或稱鄭駁異義或稱鄭駁之鄭辨之云或稱元之聞也並是駁義鄭駁異義鄭駁之鄭辨之者亦是引書者之辭尙書六宗稱元之聞也而祭法疏引鄭駁春秋獲麟稱元之聞也而麟趾疏引駁異義是其證也今於每條先異義次謹案次駁駁存而異義闕者書異義闕原引言鄭不駁者載原引語其未言書鄭駁闕兼附正義之釋鄭意者依隋志十卷袁鈞四世諸孫堯年案曰原輯已佚敘別從觀稼樓文集錄出并諸簡端以存崖略原輯凡例雖不可考而敘已提其要謹依原敘補輯之爲十卷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二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第六天號周禮大宗伯疏堯年案曰篇目又見毛詩黍離疏爾雅釋天疏凡有篇次篇目可考者列入第一條有篇目而無篇次者次之餘則以經之先後爲次下仿此其曰第六者篇次也曰天號者篇目也當別爲一行不得連下異義文也宗伯疏引第六謬爲等六以義改又第六天號誤倒爲天號第六今以周禮載師疏所引第五田稅司尊彝疏所引第六鬯制例之則此亦當作第六天號今正

異義今尙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曰皇天爾雅亦然古尙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周禮大宗伯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黍

離疏爾雅釋天疏禮記月令疏宗伯疏欽若昊天下脫春
曰昊天四字據黍離疏補古尙書說之古作故據黍離疏
改黍離疏無欽若昊天四字亦然作亦云古尙書說下省
天有五號五十三字止曰與毛同三字釋天疏引與黍離
疏同月令疏引元氣廣大入字則稱作謂之昊作皐

謹案堯年案曰原叙云或稱謹案或稱許慎案或稱許君
案並是引書者之辭原書止稱謹案也又云今於每條先
異義次謹案次駁據此則謹案當別爲一行不得連異義
下仿此尙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獨
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
也同上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黍離疏爾雅釋天疏宗伯疏
時非秋也之也作天據黍離疏釋天疏改作也黍離疏堯
命作堯典欽若昊天總敕四時作以昊天總敕以四時知
上有故字不獨春下有也字四月下無己丑二字孔子作

孔丘稱下有曰字非秋上無時字釋天疏引與黍離疏同
駁曰堯年案曰原叙云或稱鄭駁異義或稱鄭駁之鄭辨
之云或稱元之聞也並是駁義鄭駁異義鄭駁之鄭辨之
者亦是引書者之辭尙書六宗稱元之聞也而祭法疏引
鄭駁春秋獲麟稱元之聞也而麟趾疏引駁異義是其證
也謹依原叙止稱駁元之聞也四字省之下倣此爾雅者
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
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
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
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
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
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
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
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旻天不弔無可怪耳毛詩

黍離疏堯年案曰爾雅釋天疏引同又見尚書堯典疏周禮大宗伯疏黍離疏故以遠言之遠下本有大字據堯典大宗伯二疏引並無大字節之以己情所求言之耳以字下本脫己字所求下本脫言字據大宗伯疏補堯典疏節引春氣博施至非必於其時稱之止至尊之號也作尊而疏之也餘同大宗伯疏引與此少異皇天者之皇作昊至尊之號也作其尊大號非必於其時稱之作必非正順於時解求天之博施求天之高明求下均無天字蒼天字不疊求天之生殺作則求天殺生求天之所爲求下亦無天字當順其時也作當順於時各從其主耳各從下無其字若祭於是之是作時下引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無則堯以下二十字

疏證曰詩黍離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

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正義曰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耳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大貌故言其混天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旻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

鄭君和合二說引異義云云曰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歐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鄭旣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吳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儀載今尙書說卽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白虎通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蒼天等是也盧文弨曰疑當作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一說春爲昊天夏曰蒼天陳立疏證曰李郭本作春蒼夏昊卽白虎通前一說所據之本也一說春日蒼天蒼是昊字之誤卽許鄭所見之本也陳壽祺案白虎通義並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昊天蒼者許

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第七上日篇旻秋
天也從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此用爾雅
與今尙書說也所引虞書卽異義之古尙書說也第十
下弁篇昇春爲昇天元氣昇昇從日弁弁亦聲此亦兼
采爾雅今尙書古尙書說也其曰春爲昊天與異義同
劉熙釋名釋天曰春爲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
昊天其氣布散顯顯也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
憫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物絕也劉所據爾雅則
與李巡孫郭本合諸家釋蒼昊義同惟李釋旻天上天
爲異邵晉涵爾雅正義曰案鄭君據爾雅以駁正義
其論篤矣惟以春爲昊天夏爲蒼天與今本異說文云
春爲昇天元氣昇昇卽許氏所據本也白虎通義引爾
雅兼采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爲昊天夏爲蒼天者
與許鄭所見之本同也郭氏定從李巡本劉熙釋名與

李巡同蓋以蒼天之名因蒼蒼之色春爲木德厥色青
蒼則蒼天當就春時而言矣呂氏春秋言天有九野雖
不可盡據然其於東方曰蒼天實符雅訓高誘注東方
云二月建卯木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春爲蒼天此亦
其證故郭氏定從李巡錫瑞案邵說近是爾雅曰穹蒼
蒼天也下句卽接以春爲蒼天以爾雅文例言之如本
篇載歲也夏日歲商曰年唐虞曰載釋又祭也周日緹
商曰彤夏日復胙釋器纓罍謂之九罋九罋魚罔也發
婦之笱謂之罍罍謂之汕篚謂之罩參謂之泂釋王王
上有巨爲宛巨陳有宛王晉有潛王淮南有州黎王等
語皆與此文例合若作春昊夏蒼則上句當作某某昊
天矣準其義例當從今本爲長然開元占經天占篇引
尚書考靈曜云東方暉天廣雅釋天亦云東方昇天皆
與許鄭引爾雅合則許鄭所見爾雅下句旣已互異其

上句或不作穹蒼蒼天也並與今本不同亦未可知是
又未可專據今本文例以斷之矣鄭以爾雅爲孔子門
人所作者張揖言昔在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
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邵晉涵曰發明
章句始於子夏儀禮喪服傳爲子夏所作其親屬稱謂
與爾雅釋親同世所傳子夏易傳或云僞託至於經典
釋文李鼎祚集解所徵引者如云元始也芾小也觀象
玩辭必求近正是子夏增廣爾雅之證也漢室大儒惟
鄭康成其駁五經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
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今由鄭君之言釋之公
羊穀梁皆孔子門人其訓釋字義悉符爾雅是爾雅者
始於周公成於孔子門人斯爲定論今從鄭康成說定
爲孔子門人所作劉勰練字篇云爾雅者孔徒之所纂
而詩書之襟帶是本於漢儒之舊說也

九族毛詩葛藟疏堯年案曰疏引異義下有九族二字以毛詩卷耳疏引異義疊制黍離疏引異義天號例之故知九族爲篇目也引者脫去篇次爾

異義今禮戴尙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尙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爲同姓左傳桓六年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葛藟疏尙書堯典疏左傳疏異姓有親屬者本無親字上從高祖下至元孫本無上下二字凡九皆爲同姓本無爲字並據葛藟疏補葛藟疏禮戴作戴禮己之女子子適人者作己之子適人者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作母女昆

弟適人者爲一族堯典疏引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
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當是引者刪約異義
爾

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
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同上堯年案曰又見毛詩
葛藟疏明在九族下無中九族三字細玩謹案意旨據禮
以釋書非釋禮也故列入書類

駁曰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
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
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
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
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
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
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同上堯年案曰又見毛詩葛藟

疏尙書堯典疏左傳疏其服皆總麻本脫麻字據葛藟疏
補掌三族之別別下本衍名字據葛藟疏省葛藟疏三族
不當有異姓無不字無禮雜記下四字取婦作娶妻堯典
疏引異姓之服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
三族之不廢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蓋亦疏約駁義也

疏證曰左氏桓六年傳集解曰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
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
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正義曰漢世儒者說
九族有二引異義云云曰是鄭從古尙書說以九族爲
高祖至元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元
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
以服重者爲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
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
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己之所稟

承也子至元孫己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祖父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元孫者乎又鄭元爲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元孫死亦應不得爲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那而異族者也白虎通宗族篇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有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四者謂父之

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
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
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
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
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
父母各一族陳立疏證曰此與今尙書說大同唯彼以
母之父母各爲一族爲異程氏易疇喪服足徵記云此
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至齊衰
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
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
謂父女昆弟適人者爲二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
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
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
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

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皆總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總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顧炎武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爲自高祖至元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爲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俞樾九族考曰古文家說以高祖至元孫爲九族自己之高祖至己之

元孫凡九世則非九族乃九世也桓六年左傳孔穎達正義駁之甚詳姑無論三十而娶之古禮卽以國君十五生子爲率亦已一百三十五年矣又況所謂元孫者甫在孩提豈便成族必待元孫又有孫以王父字爲氏而後元孫之族始成此其遠遠豈可以年月計殆必如宋明帝之給三百年期而後可以及之古之聖人何必虛張此九族之名指不知誰何之人爲族也然則九族之說當以今文家爲正鄭康成雜引昏禮請期之辭及周禮小宗伯職禮記喪服小記篇之文以駁之然彼皆言三族不言九族孔穎達識之曰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斯言是矣愚請舉康成之說而一一駁之康成引昏禮請期之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逆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

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
中明矣愚案異姓服皆總麻亦大判言之耳儀禮小功
五月章有外祖父母有從母據雜記下篇小功未卒哭
固不可以冠取設有外祖父母及從母之喪亦豈不礙
於昏禮乎計父族母族妻族之中惟妻族無礙於昏禮
於文不可言二族之不虞故曰三族之不虞也豈得執
此以駁今文家說乎康成又引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
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愚案小
宗伯言三族之別以辨親疎而昏禮請期之辭亦曰惟
是三族之不虞凡言三族者父族母族妻族也不然族
固有九何言三乎鄭康成不達此旨乃援引三族之文
欲以折今文之說不知適所以證成其義矣至引喪服
小記之文則彼言服非言族也夫服止於五而族則有
九服之與族蓋有別矣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

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以是言之服有盡而族無窮卽同姓之中無服之族固已多矣豈得援服制以定族制乎鄭駁今文家說義皆無當故愚於九族之說不從古而從今錫瑞案許君專治古文五經異義多從古文說鄭君兼治今文駁五經異義多從今文說而此言九族則許從今文兼異姓鄭從古文皆同姓是知許鄭二君皆通學未嘗堅持古今門戶也顧從古文駁孔疏俞從孔疏駁古文並駁鄭義甚晰然鄭本古說初非泐解孫星衍曰詩葛藟序云周道衰棄其九族傳云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元孫漢書高帝紀七年置宗正官以序九族是漢初俱以九族爲同姓夏侯歐陽說爲異姓者蓋因堯德光被自家及外族鄭不然者以經文下云百姓可該異姓也孫氏

兼疏今古文義亦明通

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
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御覽禮儀部郊上堯年案
曰又見禮記王制疏引夏侯上無今尙書三字類祭天名
也作以類祭天者無奈何已下十四字古尙書說非時祭
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
御覽禮儀部祭禮中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王制疏史記五
帝紀注王制疏節引古尙書十一字史記注引非時祭天
至非常祭也止與御覽同唯無肆類于上帝五字

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非常祭從古尙書說禮記王
制疏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同也同上堯年案曰原叙云原
引言鄭不駁者載原引語下倣此

疏證曰陳壽祺案說文元部禴以事類祭天亦用今文

尙書說鄭君周禮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
同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爲之亦用今尙書說蓋
二說固不相悖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案郊天不言
顧而肆師類造上帝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皆主軍
旅言凡經傳言禱者皆謂因事爲兆依郊祀而爲之說
文亦从古尙書說錫瑞案段陳兩說不同一謂說文從
古尙書說一謂說文從今尙書說今古文說大同小異
今說類爲郊天古說類爲告攝而以爲事類祭之則同
故一謂說文從今一謂說文從古也孔傳曰類謂攝位
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正義曰類謂攝位事類既知
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
次當爲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
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
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

爲位是類之爲祭而傳云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元篤信讖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王鳴盛曰國有非常之事行告祭之禮謂之類類者其禮類正祭也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禱祈之類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巡守之類也王制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大雅文王云是類是禱釋天云禱師祭也行師之類也肆師類造上帝戰勝之類也此經所言攝位之

類也五者事各不同而其爲非常則同今尙書及古尙書二說其文異其意同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其祭之地則月令疏引今文尙書夏侯說云類祭天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之事也又詩毛傳云于內曰類于外曰禱疏以爲類祭在郊而言于內曰類者對禱而言禱于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雖在郊猶是境內故分內外也又考肆師注云爲兆以類禮祭上帝依郊祀而爲之賈公彥云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爲壇兆知依郊祀而爲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爲之謂四時迎氣於四郊也據諸說考之則禱祈行師與攝位皆在南郊巡狩亦當同肆師戰勝別爲壇兆裴駰解史記引鄭此經注則云禮祭

上帝于圜上鄭于諸經注所言周祀天之禮冬至祀天於圜上以魯配夏正祀五帝於南郊以稷配二禮不同其地據北史李業與傳雖異地要圜上亦在南郊今此類禮儀應依冬至圜上不依夏正南郊何則鄭明言禮祭上帝于圜上是所祭即天皇帝乃北極耀魄寶故馬以爲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是馬與鄭合其稱上帝則以帝不得兼稱天而天得兼稱帝也王肅解經以爲天一而已安得有六不分郊上故云上帝天也傳又以兼告天及五帝三說不同王與傳皆非也攷祭法所說禘郊祖宗鄭以爲皆祭以配食禘謂祭昊天於圜上則此類祭於圜上必當依類禘祭爲之五帝靈威仰等不及也錫瑞案孔傳雖用古文說其解上帝與鄭不合王氏疏鄭義甚晰其疏南郊告攝亦能兼通今古文說故具錄之江聲孫星衍說與王氏略同茲不備載

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尙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周禮大宗伯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祭法疏御覽禮儀部六宗大宗伯疏今下本無尙書二字據祭法疏及御覽補四方本作四時日月北辰之北本作星爲陰陽宗之爲本作屬據御覽及祭法疏改祭法疏上下下並無不字中央上無居字恍惚下無無有神三字於人下有者也二字古尙書說下無六宗天地十五字岱山河海作岱河海也岱爲山宗在海爲澤宗下無祀天已下十四字御覽故郊祭之作郊天並祭之六宗天地神之尊者作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日月北辰下岱山河海下海爲澤

宗下並有也字末二句兩從下無祀字有一也字又禮記月令疏引六宗賈逵等以爲天宗三謂日月星辰地宗三謂泰山河海是引者刪約之辭

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堯年案曰國中本諺作其中陳氏壽祺謂當作國中是也今據改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尙書說同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祭法疏止引與古尙書同五字

駁曰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樛燎祀司中司命飴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

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韞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祭法疏類上無肆字無徂于羣神二十二字六宗上有既字六宗下言作云郊特牲上無禮記二字郊之祭也下節引大報天而主日也句祭義上有又字則郊祭之祭作天并祭日月之并作並未句無自字禮記月令疏引鄭元六宗以爲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韞師也雨師也當亦是引者刪約駁義爾

疏證曰孫星衍尙書今古文疏曰漢書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隲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此蓋伏生所傳最古之說也古尙書說方言天宗而及地宗故

鄭駁之此蓋衛賈孔壁古文之說故劉昭注後漢志引
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河宗海宗也儀禮
通解續因事之祭引大傳鄭注云馬氏以爲六宗謂日
月星辰泰山河海也與釋文引馬注天地四時不同疑
釋文及書疏以大傳爲馬注月令孟冬之月天子祈來
年于天宗注云凡屬天子之神日月星辰皆爲天宗也
案此注疑許氏慎說與高誘注呂氏春秋不同大傳云
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
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煙于六宗此之謂也呂氏春秋十
月紀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高誘注云宗尊也凡天地
四時皆爲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
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亦同大傳案六宗史公無說不知孔安國說與今文說
同否今文說最古而近理月令祈年于天宗當祈其助

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六宗爲上下四方之宗亦不得如許氏所駁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鄭氏據周禮定之未知唐虞之制同否要勝於古尙書說漢書郊祀志注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其劉歆等以易震巽六子之卦爲六宗王肅依僞家語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僞傳從之自鄒無取錫瑞案續漢祭祀志劉昭注曰六宗之議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而爲一分文昌而爲二箕畢旣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此司馬紹統駁今古文說而并

駁鄭之義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不知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甚詳是以附之此吳商范甯從鄭之說也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章句曰天宗日月北辰也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蔡氏今文家而亦同古文說此但可以解月令之天宗若解尙書六宗則必並

泰山河海言之鄭駁以爲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自是瑯論故孫氏以爲鄭勝于古尙書說也

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禮記王制疏

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畧萬里從古尙書說同上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同同上

疏證曰陳壽祺案尙書釋文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尙書咎繇謨注禹禡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

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彌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彌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鄭注周禮九畿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云云皆與許君引古尚書說合又案許君所言漢地黑水在益州東海在會稽非東海郡衡州在長沙湘南東南朔方屬并州漢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二千三百六十八里續漢書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五千六百里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東西九千四百里也長沙郡在雒陽南三千八百里朔方郡志不言距雒陽里數據元和郡國志關內道夏州東南至東都一千八百五十里唐之夏州卽漢朔方地唐之東都卽漢雒陽地自長沙至朔方南北相距不及萬里止有五千六百五十里然則許君所云衡山之陽當包交州刺史部之

南海等七郡言之矣。錫瑞案益稷正義曰：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揀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揀合二事亦爲謬矣。禹貢正義曰：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元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

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元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絲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耒耨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天下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尙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

人迹屈曲而量之所以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迥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載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迥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地也鄭元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鳴盛駭王申鄭曰竊謂東漸西被朔南暨禹之開境經有明文王肅不信其妄可知甸服外之諸侯不得入禾稔有何依據皆謬也鄭原言其大略如此地形必無每面皆方而謂立法一定膠滯甚矣至以采合二文爲謬則鄭所據者萬國耳于會稽塗山何擇焉鄭志已明言之毋庸疑也賈馬以百里納總爲甸服外地而百里采以下仍爲侯服一經之文自亂其例其謬顯然許慎以虞周皆萬國而周乃千八百國亦不足信孔傳以虞周立法雖異道里則同按古者里數皆以開方言無計人迹屈曲之理胡

渭曰按賈馬鄭之說並謬王肅難之良是古人之言里數有論道路之經曲者有論土地之界限者論道路則當以人迹屈曲論土地則當以鳥飛準繩計五服五千乃土地之界限非道路之經由其所言者皆直方之數也謂漢書所言里數但據著地人迹與禹貢不同愚未敢深信嘗試思之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爲九州初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方五千里之地以爲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碁局若夫荒服之外尙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嶠夷西被流沙屈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此徑數非開方也嶠夷卽漢之樂浪流沙在燉煌郡界而漢志云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相符說者惟據五服五千以爲漢之東

西視禹貢幾一倍則疎矣古九州之域東西廣而南北縮
就東頭計之自揚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
則愈短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
八里則真視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定
滇池置牂柯收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縣故有
若是之遠非句股之法廢而所言里數皆以著地人跡
計也錫瑞案兩漢今文家說如漢書賈捐之傳鹽鐵論
說苑論衡白虎通皆云中國方五千里王肅駁鄭說有
依據未可厚非惟如許君所云以漢地考之不盡在禹
貢山川之外而經略萬里何以不止五千里肅無以解
之以爲直方之數倍加之較孔疏申其意謂經指直方
之數漢據過邪之道王氏胡氏皆駁孔疏謂無計人跡
屈曲之理胡氏說尤明晰漢時今文家說蓋亦如是論
衡別通篇曰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

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談天篇曰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又曰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相去萬里王仲任習歐陽尙書既云要荒極五千里矣又云東海流沙相去萬里則是五服止于五千外薄四海東漸西被則有萬里今文說五千里專指五服言之古文說萬里兼指四海言之兩說皆通無庸強判堯典曰宅南交尙書大傳曰堯南撫交趾墨子韓非子大戴禮與大傳文同淮南子云南道交趾說苑云南至交趾是堯時交趾已在南暨聲教之中胡氏以爲武帝始開說猶未墻

異義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禮記月令疏堯年案曰又見日本本蕭吉五行大義引首句作尙書夏侯歐陽說云係同

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
尚書同同上堯年案曰又見蕭吉五行大義引月令上有
禮記二字月令下有云字冬祭腎下作皆五行自相得則
古尚書是也

駁曰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
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
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
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疾
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變也
若反其術不死爲劇同上堯年案曰又見蕭吉五行大義
引作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
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
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後肺秋祀門
其祭也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

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御故祭先肝肝腎脾俱在鬲下肺心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此義不與五行氣同也無今醫疾之法已下三十三字並可互證故均之

疏證曰陳壽祺案太義視禮記正義所引較詳然秋記鬲下亦脫冬祀行一段正義引鄭駁下有脫字當云月令五祭以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段玉裁漢文解字注曰肺金藏也當云火藏也博士說以爲金藏下文脾下當云木藏也博士說以爲土藏肝下當云金藏也博士說以爲木藏乃與心字下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一例鄭注月令自用其說從今尙書說揚雄太元木藏脾金藏肝火藏肺水藏腎土藏心從古尙書說高注呂覽於春祭先脾曰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於夏祭先肺曰肺金也祭禮之

先進肺用其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於秋祭先肝曰
肝木也祭祀之內用其勝也故先進肝一曰肝金也自
用其藏也於冬祭先腎曰腎屬水自用其藏也於中央
土祭先心曰祭祀之內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
心土自用其藏也其注淮南時則訓略同皆兼從今古
尙書說而先今後古許異義從古尙書說說文雖兼用
今古尙書說而先古後今與鄭不同矣王鳴盛尙書後
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
伏生董仲舒劉歆莊孟等之言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
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並同俗儒別造一說云脾
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
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
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索問乃醫家之言非洪範義
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牲之藏配五行之位

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云是鄭論醫病之法當從今文尙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尙書說但此既是醫病之法則與洪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爲配合者不同歐陽家說以此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已顯然矣至許慎所從之古尙書說則與諸家又俱不同而別爲一義乃以貌爲木言爲火思爲土視爲金聽爲水鄭既斥其與醫理不合若以治病非死必劇則其與洪範不合又不待言五事配五行總以伏鄭爲定錫瑞案諸儒分別今古文尙有未盡今尙書說以伏生爲初祖伏生之義見洪範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心屬土此伏生以五事配五行之義與古尙書說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正合而與歐陽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不同是知今古文說同出於伏生歐陽伏生弟子不知何以獨爲異義漢書天文志曰木於人五

常仁也五事貌也火禮也視也金義也言也水知也聽也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知目信爲主貌言視聽目心爲正荀悅漢紀曰木爲貌金爲言火爲視水爲聽土爲思心又曰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心風俗通聲音篇曰商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角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宮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徵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羽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聽皆同伏傳惟孝經援神契曰肝仁故目視肺義故鼻候心禮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心誨白虎通情性篇曰肝木之精也目爲之候肺者金之精鼻爲之候心火之精也口耳爲之候腎者水之精雙竅爲之候脾者土之精也口爲之候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鼻者肺

之使肺者金之精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陰者腎之
寫腎者水之精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是其說以
爲肝木肺金心火腎水脾土與歐陽說正合許君所引
博士說蓋出於緯鄭君所言漢時醫病之法當亦出於
緯書今醫書說五藏猶沿漢時醫病之法然據此說以
五行配五事惟目司視耳司聽口誨爲言乃塙而可指
者若貌與思則無以塙指之說五行者當守伏生初祖
之說不必惑於博士後出之說也

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
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毛詩烈祖疏堯
年案曰據下謹案文是引貢禹說以證古文尙書也故入
書類

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
而復毀非尊德之義同上

正義曰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爲不毀也同上

疏證曰孔廣林曰明堂位注云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是鄭亦以爲宗不復毀矣而注稽命徵殷五廟至於子孫六則又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豐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似又謂殷毀中宗者詩烈祖正義云鄭據其正者而言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不數二宗之廟是也陳壽祺案漢書韋元成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云云永光四年丞相元成等皆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月餘下詔議立親廟云云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

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禴也禴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此謂成王以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以爲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

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云云後匡衡爲丞相上疾久不平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入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而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輪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曰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卽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云云今皇帝未受茲福邇有不能共職之疾云云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云云事如失措罪邇在臣衡當深受其

殃皇帝宜厚蒙祉福云云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
罷寢廟園皆修祀如初云云哀帝卽位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
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
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
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
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
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此亦廢中宗開
成宣王皆以時
禮之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
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
二云云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
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
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
三十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

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此語古文尚書說經中然則以勸帝宗明其廟宗而不毀之說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此亦強中宗名與實異非尊德貴

功之意也

此與貢禹說宗而後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

毀非尊德之義同

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德而毀其廟乎

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

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

虛說定也云云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德如彼孝宣皇

帝宗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蒙案貢禹建

迭毀之議劉歆以爲失禮意而異義所引禹說王者宗

有德廟不毀則與歆等合此蓋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之

法異義取其一端言各有當錫瑞案貢禹建迭毀之議

乃謂宗有德廟不毀鄭解天子七廟用貢禹韋匡說與

劉歆王肅異乃於異義從而不駁皆不可解陳氏求其

說而不得竊謂此仍當於韋元成傳求之傳云至元帝

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

毀案孝文在孝惠之後孝景之前禹言孝惠孝景而不

及孝文是禹亦謂孝文雖親盡不宜毀卽宗有德廟不毀之說矣云古者天子七廟則七廟爲天子通制亦與韋元成說不同韋云周七廟以后稷文武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當親盡而毀高帝受命宜爲太祖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則漢止當立五廟文帝廟亦當毀無宗有德廟不毀之說矣續漢祭祀志注引袁山松後漢書蔡邕等奏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立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是禹言不毀非止孝文並孝武孝宣皆爲宗不毀矣禹言天子七廟其時武宣猶在親廟中故不及之且非特禹云然匡衡亦云然矣禹治公羊不見於本傳許君案語必有所據公羊文二年傳

曰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於太祖解詁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
於太祖廟中成六年傳曰立武宮非禮也解詁曰禮天
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
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
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據解詁則天子諸侯皆五
廟公羊家有明文元成之說與解詁合鄭君據禮緯稽
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
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
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
七故注王制天子七廟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
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
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鄭君之說
亦異解詁合是古天子不皆七廟殷中宗周成宣王更

無不毀之廟矣劉歆雜引左氏穀梁以汨公羊之義異義引古文尙書說當卽出於劉歆其於今文駁異固無足怪貢禹治公羊者豈不知公羊之義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乃以古者天子七廟爲通制又以孝文不在毀廟之列禹固非曲學阿世者蓋有依違不得已之意焉自思創立七廟王制禮器祭法穀梁傳荀卿書皆以七廟爲言世已習聞天子七廟矣史記秦本紀二世皇帝元年羣臣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則秦雖知軼毀之禮已以七廟爲定制矣漢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宣帝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已定一祖二宗之制矣漢議廟制元成之說最正然如其說則漢無始封祖高帝以受命爲太祖不毀孝文孝武雖有功德當從殷中宗周成宜以

時毀之例漢止可立五廟不得立七廟故當時許嘉廷
尉忠以孝文孝武爲言元帝爲之依違元成等奏曰祖
宗之廟世世不毀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則
元成已不能持其初議毀孝文矣其後彭宣滿昌左咸
等議毀孝武王舜劉歆以孝宣之德音孝文皇帝爲文
太宗孝武皇帝爲武世宗謂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
宜毀則直定爲七廟之制以漢之文太宗武世宗比周
之文世室武世室矣夫秦人議禮猶知軼毀而漢初並
此不知郡國廟陵園尤不經禹奏迭毀罷郡國廟亦但
欲去其泰甚若必繩以古禮止立五廟立說太駭俗又
違詔書且將並迭毀之議亦沮而不行矣觀元成之不
能力持初議卽知貢禹之不能不稍依違矣禹旣以周
制爲通制天子必有七廟而漢止一受命祖必數孝文
孝武爲二祧乃足七廟之數當時已立太宗世宗之廟

故禹言毀廟不及孝文而孝武在親廟故亦不言蓋必
虛其位以待之否則不足七廟之數劉歆數孝文孝武
爲七廟正本禹說故許君引禹說以證古文不得謂其
誤也以漢準周孝文武雖不當爲二祧其數尙未逾
乎七廟而蔡邕引貢禹說並及孝宣則當有八廟矣劉
歆創爲宗無數之說王莽用之平帝時尊孝宣廟爲中
宗孝元廟爲高宗則當有九廟矣光武中興功同受命
明章繼治累洽重熙其廟皆宜不毀則當有十二廟矣
古禮豈有是哉立廟本爲親親非爲報功德服止於四
故廟不過五祭法有禘郊宗祖報高圉大王能率稷者
也周人報焉左氏昭七年傳曰余敢忘高圉亞圉杜注
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王制疏以爲不合鄭意驂馬
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則杜說不足據祖宗雖有
功德當報而不當別立廟若有功德卽別立廟爲天子

者誰自謂無功德子孫嗣爲天子者誰肯謂其祖考無功德夏侯勝議武帝下獄幾死廷臣誰敢正言其非其勢必將如東漢諸帝皆稱宗皆立廟矣漢之廟制經西漢諸儒稍加釐正至東漢而古制盡廢皆劉歆宗無數之說歆之班固稱其博篤殆以國制不敢議歆鄭言廟制主章元成與古文尙書說絕異乃從異義不駁殆亦以國制不敢議歆若王肅難鄭諸家申鄭詳見予所著聖證論補評及天子七廟二祧攷六篇茲不贅

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

二千北堂書鈔五十堯年案曰一本凡百二十下無在天
爲星辰十字凡萬二千下行名字

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
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同上
堯年案曰大戴禮保傅篇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
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
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盧注云今尙書說三
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古文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盧氏此
注當本異義異義引古周禮以辨今尙書之誤其謹案蓋
卽用古尙書說知此條亦說書非說禮也故列人書類

駁闕

疏證曰陳壽祺案韓詩外傳卷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
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周禮司徒
序官疏引尙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

公三曰司空公論衡卷十五順鼓篇引尙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尙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好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然則天公卽司馬公人公卽司徒公地公卽司空公韓詩說與書傳合以序言之書傳一曰司徒公當作司馬公二曰司馬公當作司徒公大戴禮保傅篇盧注引今尙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以司馬在司徒先可證續漢百官志注引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則漢立三公蓋取今尙書及韓詩說亦以大司馬先大司徒也周禮鄉老二鄉則公

一人鄭注王暨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鄭志趙商問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地官序官疏引鄭書傳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禮記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三卿此夏制也考工記序官疏又引鄭夏傳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書傳三公乃夏制故與周禮異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尙書說注考工記王公則以爲天子諸侯不作三公解錫瑞案禮記王制昏義尙書太傳公羊疏引元命苞考工記疏引援神契五行大義引合誠圖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說苑臣道篇白虎通封公侯篇

公羊桓八年傳解詁皆同今尙書說以爲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蓋周以前官制如是古周禮說則周公所定之制顧命乃同召太保爽二人爲六卿而兼三公可證許君以古說爲周制是也若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居之班氏此說似參用今古文爲之乃僞古文周官之說所自出然古有九卿無六卿周有六卿無九卿甘誓六卿乃六軍之將考工九卿或前代之制今古文家兩說非可合而爲一鄭駁異義無考據鄭注大傳云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鄭以今文說爲夏制必以古文說爲周制其於異義無駁可知惟鄭引周禮六卿以注書傳今古文說未免混

清又引三公論道通職名無正官名以注夏傳此亦周
之三公而非夏之三公伏傳韓詩白虎通諸書皆云司
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非如周之三公通職名無
正官名也鄭注周禮以周公召公爲兼師氏保氏是用
其師馬季長說與今古文說皆不合陳氏以爲是用今
尙書說非也

異義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
古尙書說百鍤鍤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
三也百鍤爲三斤周禮職金疏堯年案曰疏不標異義釋
其詞當是異義文引者脫去爾惠氏棟九經古義江氏聲
尙書集注音疏王氏鳴盛尙書後案孔氏廣森經學卮言
引此條並作五經異義許君案語已不可考然說文第十
四金部銖字下云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又云北
方以二十兩爲三銖然後次以鍤字而卽訓爲銖知許意

本以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爲正訓從古文家說別引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銖者是旁訓卽今文家夏侯歐陽等說也夏侯歐陽等以六兩爲銖第舉成數其實以六兩大半兩爲銖三銖適得二十兩之數今文家說非許所從故說文退列於後聊存之以備一義異義案當與說文正訓同觀舜典疏所引鄭義益昭然察矣

駁曰古之率多作鏹同上堯年案曰疏本有鄭元以爲四字引者之詞爾刪之贖死罪千鏹鏹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堯年案曰今本誘金今改正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尙書舜典疏堯年案曰凡輯異義者皆以古之率多作鏹承上異義文以舜典疏所引贖死罪云云別爲一條今細玩其詞義實相象當合作一條以還鄭駁之舊鄭云古之率多作鏹者鄭意以爲鏹銖古通率又銖之段借字今文作率古文作鏹義當從今

文而字則當從古文故曰古之率多作錢也云錢六兩大半兩者卽申今文家之訓今文家第舉成數故鄭又備釋于數謂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等而上之至千錢得四百十六斤十兩三分兩之二較古文家言一錢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錢僅爲銅三斤千錢僅爲銅三十斤多至十三倍有零故得與金三斤之數相敵也攷工記桃氏注治氏注皆以一銖爲六兩大半兩釋文引鄭注曰錢六兩者蓋亦舉成數言之爾

疏證曰萬世美曰術以斤法十六乘三得兩之數四十有八更以兩法二十有四乘四十八得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爲實以百錢爲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得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五乘之得分子十三也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錢六兩大半兩卽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銖之說也陳壽祺案鄭注

尙書大傳云死罪出金鐵三百七十五斤則以一鑊六兩計之又與駁異義不同鄭不從古尙書說從今尙書說而以鑊爲六兩大半兩又微異尙書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鈔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鈔俗儒近是俗儒謂夏侯歐陽等也此卽指尙書大傳一鑊六兩及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爲率之言也賈逵以尙書之鑊爲鈔者說文第十四金部曰鈔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從金兮聲周禮曰重三埶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鈔又曰鑊鈔也從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鑊是鈔與鑊義同也尙書釋文鑊徐戶闕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然則賈鄭解古尙書皆用今尙書說以鑊爲六兩矣釋文引爾疋乃小爾疋小爾疋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鈔鈔謂之鑊此亦用六兩之說而以鈔鑊爲一亦本說文蓋合古今文家稱一之也然說文自爲十

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之說不用今文家說異義當
與說文同又案史記周本紀載甫刑其罰百率其罰五
百率其罰千率此依今文尙書也集解引徐廣曰率音
刷索隱云率亦作選按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
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卽率也是今文尙書有作
選者歐陽夏侯三家之不同也史記平準書索隱引尙
書大傳死罪罰二千鑿路史後紀卷十三引大傳甫刑
傳一鑿六兩鑿卽選也率選鑿皆聲近應劭注蕭望之
傳選音刷鄭司農注考工記治氏錡讀如刷是其聲同
也王鳴盛曰此經鄭注已亡以鄭考工記注及舜典疏
引鄭駁異義攷之鄭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旣不從古文
家而於僖儒六兩說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錡爲
詭致工記桃氏爲劍上制重九錡中制七錡下制五錡
彼注以九錡爲三斤十二兩七錡爲二斤十四兩三分

兩之二五鈔爲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斤則鄭意以一鈔爲六兩太半兩馬融據此而以俗儒言一鈔六兩爲近是是與鄭合也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鈔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鈔鏹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鈔十鈔爲鏹鏹重六兩太半兩鏹鈔似同矣則三鈔爲一斤四兩彼疏云引說文云鏹鈔也者尙書呂刑墨罰百鏹及大辟千鏹許氏以此鈔與尙書鏹爲一云今東萊稱云云者鈔鏹輕重無文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鏹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云太半兩爲鈔者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一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太半兩也云十鈔爲鏹者鏹則百六十銖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太半兩是鏹有六兩太半兩也云鏹鈔似同矣者此從許君之說又弓人膠三鈔彼注云鈔鏹也彼疏云尙

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治氏言鈔鈔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太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卽是鈔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舍也又舜典疏云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二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此鄭說呂刑鍰字之義之明文也再以許慎之意推之慎亦從孔氏古文尙書祭字當從古作鍰而其說以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太輕不可從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古文尙書家說鍰字之義非鈔字之訓今乃入之鈔字下聊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爲三鈔然後次以鍰字而注其下云鈔也則慎意以鍰卽是鈔俱爲六兩太半兩明矣俗儒雖脫去太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

分銖之十三百鏹僅爲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千鏹亦只用銅三十斤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許慎自序亦云書偁孔氏古文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鏹說云一鏹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下卽繼以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鏹雖所引未全想許慎案必不從古文說鄭必無駁鄭意亦字從古文數不從古文也孫起鳳曰案鏹字之說不一當以鄭注考工記六兩太半兩之說爲是近日北平翁氏得古中士劍以天平法馬稱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安邑宋氏所藏古劍亦中中制重二十一兩三錢有奇據攷工記中士之劍當重四十六兩三分兩之一而古劍之傳於今者其重尙不及半蓋入土年遠銅質自有剝蝕而古斤權輕小每見漢器欸識云一斤者當今權不過七兩弱周之權更輕

於漢則劍之重當必如鄭氏所云可知矣若許氏以鈔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準此鑄戈戟則太輕若北方以二十兩爲鈔則又太重鄭注書亦云鍔重六兩同於孔王諸說特舉其大概耳其實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案鍔鈔二字古通馬氏以鍔爲鈔固非叔重知鍔鈔同物而據古尙書爲說與北方所釋輕重懸殊未有定論鄭氏據叔重之說定鍔鈔之同據東萊所稱定權量之數較諸家爲精核矣錫瑞案袁氏與陳氏案語及王孫兩說皆足證明鄭義鍔以六兩大半兩之說爲正三家云一率六兩但舉成數而言耳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三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第六鬯制周禮司尊彝疏堯年案曰毛詩卷耳疏爾雅釋器疏引脫第六二字

異義韓詩說金鬯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鬯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毛詩卷耳疏堯年案曰爾雅釋器疏引同又見周禮司尊彝疏大夫器也作大器毛詩說作古廷說金鬯酒器也作鬯器一碩之碩作石龜目誤亡目蓋刻爲雲雷之象作蓋取象雲雷之象

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鬯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同上堯年案曰爾雅釋器疏引同又見周禮司尊彝疏取象雲雷下無博施二字未句作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

駁闕堯年案曰司尊彝注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疏云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者罍之字於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刻畫山雲之形者也與許君取象雲雷同義鄭無駁可知也仍曰駁闕者蓋依原敘之例耳

疏證曰陳壽祺案禮有祭社之罍有宗廟獻尸之罍有宗廟酢臣之罍有饗燕之罍周禮鬯人凡祭祀社壇用大罍鄭注大罍五罍也阮氏圖云瓦爲之容五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兌平底有益見聶崇義三禮圖張鑑所引此祭社之罍也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其再獻用兩山尊鄭司農云山尊山罍也禮記明堂位曰尊用犧象山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禮器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宗廟獻尸

之罍也司尊彝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康成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尊以裸神罍臣之所飲也酒正疏云三酒皆盛於罍尊在堂下此宗廟酢臣之罍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人君黃金罍此饗燕之罍也張鑑引阮氏圖誤指瓦罍爲諸臣所酢聶氏駁之是矣周禮六尊皆有罍禮運正義據崔氏依周禮爲說犧象之尊禘與春夏時祭用之王后所酌尊並同而禮器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別罍尊於犧象與周禮異者周禮天子之制禮器言君夫人是諸侯之制諸侯用齊及酒雖視天子而尊罍之名容有不同也罍之制度鄭康成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毛詩卷耳正義引此而申之云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士以上同用

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疊取於雲雷故也今攷說文第六上木篇櫛斲曰酒尊刻木作雲雷象施不窮也從木雷聲疊櫛或從缶疊櫛或從皿器籀文櫛許不從韓詩說疊有玉金故以從木字爲正其云刻木作雲雷象與鄭君周禮注及禮圖同則鄭於異義無駁可知儀禮士冠禮疏引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又引漢禮器制度水器尊卑皆用金疊及其大小異鄭注士冠禮據之爲說然則以此相仿知大夫酒器得用金疊韓詩說亦通其大小之異毛詩說疊大一碩禮圖大一斛爾雅釋器彝卣疊器也小疊謂之坎卣中尊也郭注疊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邢疏引孫炎云尊彝爲上疊爲下卣居中彝氏三禮圖云六彝爲上受三斗六

尊爲中受五斗六壘爲下受一斛是其差也胡承珙曰
許君雖云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其云諸侯大夫皆以金
與毛詩說人君黃金壘自合孔疏必謂周南王者之風
當言天子之事以毛詩說人君謂天子與韓不同其說
非是陳奐曰正義引韓詩說士以梓士無飾河釋文引
韓詩說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是韓亦爲
木質而加飾矣異義不從韓詩說天子以玉者毛詩說
人君統天子諸侯言天子亦飾黃金不聞飾玉也錫瑞
案袁氏與陳氏案語皆明胡陳二說亦可備攷

爵制周禮梓人疏堯年案曰此亦篇目也疏引不標異義
其下稱謹案云云故知爲異義篇目文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
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
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

人所誇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觶觶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靡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靡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觶古周禮說爵一升觶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觶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申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卷耳疏周禮梓人疏左傳成十四年疏卷耳疏引韓詩上無今字飲不能自節無能字爲人所誇訕也無所也二字又無古周禮已下三十八字毛詩說作詩毛說餘並同梓人疏引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左傳疏引韓詩說觶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觶靡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靡然明著毛詩傳說觶大七升較此俱略並是引者刪約爾

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觶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同上堯年案曰

又見周禮梓人疏毛詩卷耳疏左傳成十四年疏禮器疏
本無當謂五升四字據左傳疏補梓人疏引周禮訖不滿
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作卽觚二升不滿豆矣卷耳疏
止引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十三字左傳疏引
觥罰有過一飲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十五字許君案語
引周禮以破韓詩毛詩說之非是亦詩說也故入詩類

駁曰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解字角傍支汝穎之
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
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觥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南
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當爲斗與一爵三
觶相應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又見周禮梓人疏儀禮燕
禮疏禮器疏引觚寡也下本作解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
涉誤爲觚也文較略節去據梓人疏改補五十一字梓人
疏引無周禮獻以爵十二字解字角旁支字支本譌友依

藏琳經義雜記改寡聞觥之觥本譌觚依燕禮疏改下引南郡太守馬季長說與此同相應之應作近燕禮疏引鄭引南郡太守馬季長云觚當爲罍豆當爲斗鄭康成云古者罍角旁氏似觚故誤爲觚時人又多聞觚寡聞觥是以誤爲觥疏不言駁異義其實駁異義文也引者或隨意攬拾或隨意刪約故先後詳略互有不同意旨則一據此則豆當爲斗上脫觚當爲罍四字

疏證曰陳壽祺案說文第四下角部罍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罍罍受四升從角單聲觥罍或從辰觥禮經罍許君於罍下引禮者儀禮今文也又謂觥字出禮經者儀禮古文也鄭言古書角旁氏今禮角旁單則觥爲古文罍爲今文信矣罍單聲而讀之義切者猶禪讀若低也卑之音班亦其聲類角旁辰與角旁氏同音者毛詩小雅吉日其祁孔有鄭箋祁當作慶正義據爾正

某氏注引詩作其麀孔有無將大車庶與塵韻禮記眡於鬼神鄭注眡或爲祇皆其聲類又案說文云解受四升觚解云鄉飲酒之爵也一日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是與韓詩說異也異義引古周禮說觚二升二當爲三禮器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周禮梓人明云爵一升觚三升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詩說同則賈所見異義觚三升之三字已謊爲二矣許君謹案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之非也鄭君注周禮梓人則云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解豆當爲斗蓋以豆實四升一獻三酬道當一斗不得爲豆也注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此鄭從韓詩說也梓人疏曰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解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解

駁異義以一爵三解爲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
錫瑞案陳氏分別許鄭兩說今古文兩說皆精瑋許以
周禮說駁韓詩說是謂今古說異鄭從馬季長訂正周
禮誤字與韓詩說不異是謂今古說同詩正義引禮圖
云觥大七升同毛詩說

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
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
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周禮
鍾師疏

謹案古山海經鄒堯年案曰鄒疑周字之誤書云騶虞獸
說與毛詩同同上堯年案曰王氏復輯本末有是其聖獸
也五字是誤以疏語爲異義文也

駁闕堯年案曰鄭周禮鍾師注引鄭司農云騶虞聖獸禮
記射義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毛詩正義引鄭志張

逸問傳曰曰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
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豸言多賢也是鄭皆以
騶虞爲獸與毛同義其於異義無駁可知曰駁闕者例見
前

疏證曰陳壽祺案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曰古
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
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圃
也虞者圃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
豸五豸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歎思至仁之人
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說合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一及
八百九十引尙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
其身名曰騶虞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園林氏之騶虞李
善注引劉芳詩義疏騶虞或作吾漢書東方朔傳謂之
騶牙古音虞吾牙近通此皆與毛詩說合陸機義疏云騶

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此採尚書大傳及毛詩傳爲說毛詩正義引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豕言多賢也鄭注禮則用韓魯說荅志則從毛說考今逸周書云其西般吾白虎下闕黑文二字又云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郭注海內經引此作夾林其說與尚書說近然非騶虞也錫瑞案鄭駁無攷袁氏與陳氏案語皆是發明鄭義而論騶虞之解終當以鄭注禮用韓魯說爲是周禮鍾師王奏騶虞儀禮鄉射奏騶虞禮記樂記右射騶虞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皆指詩之騶虞而言射義又解之曰騶虞者樂官備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以經解經最埤韓魯說與之合故可據鄭注鄉射射義是也若許君引山海經鄭書以證毛詩此

雖古書然但以騶虞爲獸未嘗以此騶虞卽詩之騶虞也尙書大傳於陵氏取怪獸云云雖文王事亦非釋詩緯書如春秋元命苞演孔圖孝經援神契河圖括地象皆以騶虞爲獸而皆他經之緯非詩緯爾雅多同魯詩故釋獸無騶虞漢初大儒如魯申公韓太傅賈太傅必無不見山海經周書尙書大傳而不引其說以解詩者知彼所謂騶虞非詩之騶虞也毛詩晚出見詩騶虞與諸書騶虞二字偶合遂據以易三家撰出義獸二字以配麟之仁獸毛詩說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後儒多惑其說不知麟趾爲闕雉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乃是毛義非三家義卽以毛義而論騶虞與麟亦不相對麟之趾序箋云有似麟應之時疏引張逸問云致信厚未致麟孔氏引申之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是文王無致麟之事若騶虞據大傳云散宜生

取以獻紂是文王實致騶虞矣一未實致一是實致一
爲喻言一是本事安得謂之相對於嗟歎辭屢見於詩
如于嗟閟兮于嗟洵兮于嗟鳩兮于嗟女兮之類皆詩
人常言豈可以兩處歎辭偶同強爲牽合鄭志荅昞模
云爲記注時未得毛傳故注鄉射射義皆從三家孔疏
不知乃以毛詩說不食生物解之昧於今古文之別甚
矣

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
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翟大鳥羽毛詩簡兮疏堯年案曰
據下謹案文亦詩說也故入詩類

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
同上

駁關堯年案曰詩毛傳云翟翟羽與許君同義箋不復改
卽與毛同其於異義當亦無駁也曰駁關者例見前

疏證曰公羊隱五年傳解詁曰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
德之風化疾也孔廣森公羊通義曰翟羽文鴻羽質蓋
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
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
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
可用爲儀儀猶獻也錫瑞案公羊說云取其勁輕一舉
千里則鴻當爲鴻鵠之鴻鴻鵠卽黃鵠故有一舉千里
之象若鴻雁之鴻不得一舉千里矣公羊說本非釋詩
不必與下秉翟相應若韓詩說本釋此詩故以夷翟鳥
羽應下秉翟然夷翟鳥羽但稱一翟字近於不辭段玉
裁曰韓詩右手秉翟蓋作秉狄廣雅釋器狄羽也正釋
韓詩秉狄之訓段說近是然翟狄雖可通用而以狄爲
夷狄亦涉牽強當以毛詩說爲正雉屬稱翟見於尙書
禹貢周禮禮記諸書翟或稱狄古通許據爾雅尤切爾

雅釋鳥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
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鶴疏云案周禮內司服云王后
之六服禕衣鄭注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
綴於衣以爲文章禕衣畫翬者是也鶴雉亦王后之服
以爲飾周禮云揄狄鄭注云揄狄畫搖者是也搖與鶴
音義同

異義祔父詩曰有母之尸饗謂陳饗以祭志養不及親毛
詩祔父疏堯年案曰疏於異義下本作引此詩曰引此二
字是疏語今刪之冠以祔父字

正義曰彼爲論饗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同上
疏證曰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饗飲食之具自傷不
得供養也正義曰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孔廣林謂
鄭不從許義胡承珙曰異義所據或是三家詩箋不從
者蓋謂母陳祭則必從軍者爲無父之人古未有無父

不從征役之制惟如箋說母爲父陳饌飲食則是獨子
從軍不得供養可恤孰甚焉國語吳語越句踐伐吳有
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史記魏公子無忌救趙
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故呂記曰古者親老而無兄
弟則免其征役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聽其意謂此
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
也此說申箋正當嚴緝云言有母則無父固非蘇傳從
異義以爲使母獨主祭亦未是也陳奐曰韓詩外傳曾
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
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
祭墓不如雞豚之遠親存也其下卽引詩曰有母之尸
雍雍古養字外傳與異義合案此古義也有母之尸養
有母二字當逗讀之猶則也言我從軍以出有母不得
終養歸則惟陳養以祭是可憂也蓼莪出則銜恤入則

靡至彼序云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亦此意也所謂養不及親也鄭箋順經作釋嫌母陳祭不辭故云母爲父陳饌然經言陳饗不言陳父饗恐非經指錫瑞案胡陳兩說不同胡從鄭陳從許如陳說則異義據韓詩異義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毛詩闕宮疏

取次闕

正義曰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同上堯年案曰正義不引鄭駁別爲此說以申鄭意是卽鄭駁義也故增識之

疏證曰孔廣林曰正義不引鄭駁別爲此說容許君本不從毛詩說鄭故無駁與然彼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

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是鄭亦據郊祀爲義
正義云非鄭所從廣林惑焉錫瑞案孔說非也箋云交
龍爲旂承祀謂承祭事也春秋猶言四時也正義曰此
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
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據箋
疏正以詩云春秋匪解當爲宗廟四時之祭不當爲郊
祀郊止行於孟春不得云春秋非特日月之章與交龍
之旂不合也孔引下文之箋以證此箋不顧中隔春秋
享祀數語非可合而爲一是讀箋疏未審也李黼平曾
釗申古毛說義亦可通茲均載之李黼平曰古詩毛說
不知何人當是後漢諸儒之說龍旂春秋毛皆無傳何
以知毛意爲祭天惟以經文核之則當天祖並祭而以
春秋匪解句爲之綱春卽下文皇皇后帝周之孟春郊
天也秋卽下文秋而載嘗也郊天而建龍旂者周禮司

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旒
與常原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常亦爲旂郊特
牲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
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彼說祭天之旂有龍與日月
則知郊天建旂實兼日月非僅有龍而已明堂位言日
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是龍旂
句得爲祭天也正義以毛無傳同之鄭說義亦可通但
不當引明堂位以駁龍旂耳曾釗曰古詩毛說是也下
經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春謂周之正月秋謂周之入
月春祀天秋禘祖郊謂之祀禘謂之享郊特牲云郊血
大饗腥饗卽享之借郊禘皆大事故彼郊饗對舉此經
亦享祀對舉下經又云皇皇后帝五句卽言郊之事周
公皇祖十句卽言禘之事但秋而載嘗是禘已見而郊

事經無明文故古詩毛說特以郊祀顯之下箋云皇皇
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以君
祖后稷是鄭亦與古毛說同直言禋祭不言祀天者以
承祀爲天祖並祭不特祭天故渾言之耳

汲縣陳沛然校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四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第五田稅周禮載師疏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滅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堯年案曰陳氏壽祺云故當爲古字誤其實故字不誤也古故本可通段爾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堯年案曰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原注當云一百六十斛釜米十六斗同上堯年案曰十而稅一之而今謗作二據惠氏棟按宋本周禮注疏改

謹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申下與周禮同義同上堯年案曰案上脫謹字今補繹許君案語引

漢制以證周禮是釋周禮也入周禮類

駁曰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是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適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恩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畷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同上堯年案曰其調均之而是是舊譌足據周禮注疏校勘記改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舊作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據惠校本從改蓰又於而字下補云字下字下節也字

疏證曰萬世美曰按禾米秉筥字同數異禾以一把爲秉故秉之爲文从手从禾詩所謂彼有遺秉是也四秉爲筥又謂之穡詩所謂此有不斂穡是也十筥爲稷魯

語所謂田一井出稷禾是也十稷爲秬聘禮所謂禾三十車車三秬是也此禾之數也米則五斗爲筥聘禮所謂米三十車車秉有五數是也一秉之米凡一百六十斗此米之數也許氏旣言出禾則當以把計不當以斗斛計且聘記言二百四十斗者以明一車所容耳非以釋秉也許以此句釋筥之秉又改斗爲斛誤矣必如所言則聘禮所謂車三秬者凡爲禾二十八萬八千斛非準海船之量以爲車不能容非千人之力不能挽也曾有是乎陳壽祺案魯語仲尼言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許叔重偁周禮蓋出此說文禾部秬引周禮曰二百四十斛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秬爲一秬案此聘禮記文惟彼斛字作斗疑許君所見本異又疑此出周禮說故異義據之說文偁周禮曰三歲一稔五歲一稔又偁周禮有

郊宗石室皆屬周禮說非謂周禮六篇有其文也文獻
通考漢章帝建初三年詔度田爲三品是漢制收田有
上中下錫瑞案許引周禮鄭云六篇無此言陳氏謂卽
國語是也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
考云云亦國語文是許謂國語卽左氏說異義多從古
周禮古左氏兩家皆古文相體合或當時說周禮者援
引國語許君卽以爲周禮也至量數不合萬氏疑之或
許引書本有誤或後人引異義傳寫致誤皆未可知

朝名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朝名二字亦篇目也

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
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
冬曰遇同上謹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
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同上堯年案曰案
上本脫謹字以義補凡謹案有曰從周禮說者有曰同周

禮說者皆是申周禮之義入周禮類

駁曰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同上堯年案曰末二句見毛詩韓奕疏王制疏引至朝通名止末無也據韓奕疏補韓奕疏止引朝通名也訖末句

疏證曰正義引異義云云曰如鄭此言公羊言其總號周禮指其別名鄭注覲禮曰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疏曰云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案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秋曰覲鄭注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覲之言勤欲其勤王事各舉一邊而言其實早來勤王通有也故鄭云其來之心猶若朝故變覲言朝也鄭注曲禮曰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

於依之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
昭公以遇聘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疏云凡諸侯朝王一年四時案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
曰覲冬曰遇鄭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
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舉遇猶偶也欲其若不
期而俱至若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各覲禮云諸侯
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孤纒乃朝又春
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于王所知朝通名也
但覲覲宗遇禮異耳錫瑞案兩疏皆能發明鄭云朝通
名之義公羊說釋春秋經者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公朝
于王所隱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故公羊說諸侯
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春秋隱四年夏公及宋公
遇于清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故公羊說卒而相逢
於路曰遇其云卒而相逢者蒙上諸侯而言謂諸侯與

諸侯相逢不關天子公及宋公遇于清傳曰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解詁曰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此遇屬諸侯之明證今春秋公羊說據春秋經諸侯四時見天子皆曰朝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今古文駁異之一端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曲禮雖分別朝之外別有覲法與公羊說少異而以遇爲諸侯相遇不關天子則同白虎通朝聘篇曰謂之朝何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四孟月因留助祭白虎通以爲四時皆曰朝正同公羊之說若古周禮說分四時爲朝覲宗遇於

古無徵許所引惟禮親經詩入覲足明覲義引江漢朝宗證宗禮已不甚塢而遇禮則無以言之鄭引周禮注曲禮引春秋時齊侯陪魯昭公以遇禮相見此亦諸侯與諸侯相遇不關天子不得爲周禮冬遇之證案諸侯與天子尊卑分隔不當稱遇此當以今文公羊說爲正許鄭皆爲古文所壓不敢駁周禮耳

竈神禮記禮器疏堯年秦曰此二字亦篇目也

異義今禮戴說禮器云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同上堯年案曰疏引作引此燔柴盆瓶之事不列禮器文從省也今補禮器云二十一字大戴記禮器云堯年案曰陳氏壽祺曰禮器正義云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御覽引作大戴記禮器疑大戴記亦有此篇與小戴同此說是也故異義兩引之竈者老婦之祭御覽禮儀部五祀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

竈神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又見林公贍荆楚歲時記注禮器疏引此上承引此燔柴益瓶之事句

謹案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者非老婦也同周禮御覽禮儀部五祀堯年案曰又見通典吉禮禮記禮器疏御覽引本無古之有功德於人者八字據通典補又無同周禮三字據禮器疏補通典引孟夏下無之月二字祀竈上無其字無五祀之神四字禮器疏止引謹案同周禮五字

駁曰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也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非祝融是老婦同上爲祭五祀竈在廟門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陞通典吉禮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陞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

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於禮乖也禮記禮器疏堯年案曰
疏引止此又通典吉禮引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
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陞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
也上承祀竈禮設主於竈陞句下接引月令云云義與此
同詞句較略刪之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
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
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陞豈得謂貴
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諛而祭饋饗以謝先炊者之功知
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譏
之云盛於盆尊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寘
於陞而祭之乎通典吉禮堯年案曰以上諸書所引以文
義定之合爲一條蓋異義駁義被引者隨意攬拾致首尾
不具無一完善今推尋原意鈎稽參校重爲整比爲是書
還其舊觀焉

疏證曰陳壽祺案通典引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竈
行中霤卽句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句芒食於木祝融
食於火蓐收食於金元冥食於水句龍食於土故月令
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行之祭也鄭沖云五祀雖
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也月
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
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謹道小神矣鄭康成
注周禮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與左氏說同以其文在
五嶽之上也注禮記曲禮五祀以爲戶竈中霤門行與
白虎通同以其文在山川之下也注王制五祀又以爲
司命中霤門行厲與祭法同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同
祭五祀無差等故疑爲殷制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社稷大夫祭五祀有尊卑等級故疑爲周禮也禮器燔
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注奧當

爲爨宇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饗爨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益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鄭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陞乃制脯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正義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雷禮文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鄭以奧當爲爨者。禮器正義云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饗爨者。祭饗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正義又引異義駁云云。而申之曰。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陞。又延尸入奠。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

竈此三者所以不同也壽祺謂鄭駁異義辨竈神非祀融審矣注禮器破奧爲爨非也鄭禮器注云奧或作竈許君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奧大戴作竈奧竈聲近爨則遠矣無容致誤祭竈必先奠于奧又迎尸入奧二事一時故竈或誤與老婦先炊以配竈神故竈亦可言老婦之祭猶句龍爲后土後轉以配社因謂社爲后土也鄭欲示分別故據特牲饋爨爨言之不從大戴作竈爲正錫瑞案陳駁鄭義非也通典引鄭元云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識之正同大戴作竈注禮器亦云或作竈必謂奧當爲爨者正以爨竈有別記云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與祀竈禮陳鼎俎不同而與舊說云祭饋爨爨無簋豆俎相合故謂此當爲爨不當爲竈也孔疏申鄭分別祀融竈神與爨極明晰惟以老婦配竈神猶有誤古無老婦配竈之說五祀皆

不聞有配何獨竈神有配竈神雖非祝融而列於五祀
配以老婦不太褻乎竈神直當祭竈惟宗廟祭後之爨
以宗婦主祭故祭先炊老婦之神耳陳引孔疏不加駁
正反援句龍配社以傳會之非是通典引馬融與古周
禮說同是古文說鄭冲云五祀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
是今文說鄭君注祭法七祀云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
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正與鄭冲
說同鄭君兼通今古文其解五祀依經立訓而其意則
以今文說爲正故駁異義謂竈神非祝融是老婦也錫
瑞謂祭法天子至庶人同祀竈其禮當有等差天子諸
侯其禮尊或可如古文說祀祝融若士庶人亦得祀上
公貴神於竈陞必無此禮當從鄭君之義

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儲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疏接引
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是刪約異義文也今節去

參引周禮調人疏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周禮調人疏堯年案曰疏引止此

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禮記曲禮疏

正義曰鄭康成不駁卽與許慎同同上堯年案曰周禮調人疏引鄭從之也四字

疏證曰白虎通引春秋傳曰子不復仇非子陳立引異義云云曰穀梁注引何休廢疾云今親納仇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此蓋駁莊九年傳讒當可納而不納之文也鄭氏釋之云於仇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君一貶其臣亦足以責魯臣子其

餘則同不復讖也至於伐齊納糾讖當可納而不納耳據鄭氏之義則以春秋于瀕伐衛已貶其臣公及齊人狩于禚又貶其君自此以後不復有貶辭則夾谷之會及莊公會桓之事其不必有讖文明矣詩氏據以難公羊其說非也此不言復仇遠近之世知亦與公羊復百世之仇同也其實公羊於伐齊納糾亦無讖莊公忘仇之文何休廢疾亦止深文難覈梁故鄭君從而釋之也錫瑞案公羊莊四年傳曰何賢乎襄公復讖也何讖爾遠祖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讖乎雖百世可也何君解詁曰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天子萬年疏云蓋以百十者數之終施之於彼則無罪施之於己則無義故謂之大言耳據此則公羊言雖百世可也本甚言之辭何君解爲大言引詩爲證立說圓活疏所引卽古周禮說以圓公羊之義發

解詁之旨是公羊與周禮說非不可通春秋一經多有
文發於此而義見於彼者其衷齊襄公之復讎正以譏
魯莊公之不復讎齊襄非賢君其滅紀亦不過假復讎
爲名非眞能復九世讎者春秋假託齊襄以明復讎之
義此聖人借事明義之微旨也許專治古文不知春秋
假託之義亦不知公羊所云百世乃甚言之辭而引古
周禮說以難公羊失之固矣陳立曰按世家子糾小白
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譏魯莊與襄公狩不譏其會桓
且衰譏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譏文也孔子相定公事
不得援以相難

異義九賜九命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疏引異義許慎說
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據此則許以九命與九賜爲
一也今異義已佚廡存四字錄之以見其略

駁曰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一

曰衣服是也毛詩旱麓疏堯年案曰疏云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據疏所言當是此條駁義也故合之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疏云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蓋亦疏約駁義文故下云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云云今節去疏語三字列入駁義仍增正義之釋鄭意者庶閱者得以參攷焉

正義曰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

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瓊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瓊又尙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同上

疏證曰異義此條已佚據正義引周禮合文嘉兩說乃今古文駁異之一端周禮是古文說緯書多同今文是今文說古文以九命與九賜是一今文以九命與九賜不同許從古文鄭從今文故駁異義公羊莊元年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解詁曰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

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
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疏云
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
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白虎通攷黜篇曰禮說九錫車
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
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利民
者賜樂則民眾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
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
道備者賜秬鬯以先後與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爲本
末然安民然後富足富民然後樂樂而後眾乃多賢多
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能正己
外能正人內外行備孝道乃生陳立公羊義疏曰禮記
疏引許慎說九賜卽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据何氏蓋
與許同也白虎通疏證曰案何休注公羊既引九錫之

文卽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意以九錫卽是九命鄭氏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于諸侯則鄭意以九命之外別有九錫雖七命五命者皆得九錫與何義異此以先後施行之次相爲本末則亦以功德之厚薄差九錫之多少當與鄭說同也錫瑞案陳說非也公羊疏以解詁所云九錫爲禮緯含文嘉文是含文嘉與公羊說合曲禮正義曰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孔疏引公羊說蓋公羊先師嚴顏舊說與含文嘉次序少異而以爲九賜在九命之外當無不同若何氏解詁九錫次序正同含文嘉此尤禮緯與公羊說合之明證異義不引緯書多以公羊說與周禮說相提並論此

條異義亦當引公羊說周禮說云云許蓋同鄭司農說以周禮九命與九賜爲一故鄭君據今文說駁之若如陳氏之言何與許同則今古文皆無異說鄭君無庸駁矣解詁禮有九錫云云是說九賜禮百里不過九命云云是說九命何君蓋恐人誤以九錫爲九命故於引禮九錫之後復綴以九命七命五命明前引禮爲諸侯加增之賜後引禮爲公侯伯子男封爵之命也鄭君云九賜於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之謂伯牧有功德始加此賜卽何君云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之意何鄭皆從今文故其說同公羊傳白虎通禮緯皆今文說又案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云云尙書大傳曰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再以秬鬯三賜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云云皆以特賜爲有功德之諸侯非尋常諸侯所有亦不及伯子男以下與周

禮所說九命判然不合韓詩外傳尚書大傳亦今文說
是今文家無言九命與九賜是一者先鄭誤解周禮而
許君從之鄭君所駁蓋用公羊禮緯之義宋均注合文
嘉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錫
與鄭君云作牧作伯之後始加九錫之說合均鄭君弟
子故能守其師說陳謂何同許義於今古文分別未晰
致鄭駁之義亦不明故詳引今文說辨之

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
諭諸侯之志禮記王制疏

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同上
堯年案曰又穀梁隱九年集解引許慎曰禮臣病云云與
此同無從周禮說四字

正義曰鄭無駁與許慎同也同上

疏證曰孔廣林曰春秋王使宰周公聘于魯經無貶辭

知周禮因成周制也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類聘之禮相接則曰賓來朝則車送車逆與後代異法且存問類省以論志以除慝亦所以察四方邦國侯度焉鄭君注問問云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是與許君同也錫瑞案隱公九年奉天王使南季來聘公羊無傳穀梁傳曰聘諸侯非正也范氏集解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禱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王制正義曰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問年一聘以至十一歲據此則范氏孔氏皆從周禮說同許君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今不見於傳文蓋當時公羊家有此說而何氏解天子使

凡伯來聘曰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
當北面僂臣受之於太廟則何氏不同異義所引之公
羊說而與周禮說亦略異周禮以爲常典何氏以爲異
數也穀梁同公羊范氏已不能申明其義鍾文烝補注
曰傳與公羊說同故范疑傳不合周禮其實非不合也
案周禮大行人大戴禮朝事儀皆先言春朝秋覲夏宗
冬遇時會殷同鄭君曰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次
言時聘殷類鄭曰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
者爲文又次言間問歸脈賀慶致禴鄭曰此四者王使
臣於諸侯之禮也以此觀之時聘是諸侯聘天子故墨
子說詩云古者諸侯春秋朝聘天子毛詩傳亦云文王
率諸侯朝聘乎紂是也間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侯使
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大夫則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
禮曰賓皮弁聘又曰賓朝服問聘是也是故上之於下

有問無聘分異而禮殊禮殊而名別王室既卑諸侯遂
進於是變問爲聘蓋自夷王以降東遷以來然矣君子
學文武之道垂憲章之書因史成文明經大義諸書王
聘皆見非正故穀梁子承師說言之而公羊子因之此
正可與大行人朝事儀文相證而說者誤解時聘之句
輒生疑雜惟杜謬萬斯大能考而辨之其識卓矣

異義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初學
記居處部城郭類又御覽居處部城類引同古周禮說云
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
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周禮
匠人疏堯年案曰此當與初學記所引併爲一條今正

駁曰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
里禮記坊記疏堯年案曰又見周禮匠人疏引作或云周
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蓋亦疏約駁義

也凡輯異義者皆以此條與前所引各爲一條今玩其文義當是駁異義都城之高如子男之城之說也匠人疏釋異義云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鄭駁蓋謂城隅之制當以里數丈尺爲大小之差子男之城三里與侯伯不同則城制亦與侯伯異故舉里數以駁之也

疏證曰陳壽祺案左傳隱元年正義曰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方九里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如周禮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元兩解之其法尙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爲天子十二里公九里

也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不同故
兩申其說周禮典命注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
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
宮方五百步疏曰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
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
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
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
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
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
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
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
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
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今
案鄭駁異義以鄭伯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

之一則五百步是與典命疏所引鄭說鄭伯城方七里大都方七百步者不同而論語注言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與後說合典命疏所引當是論語注文也錫瑞案孔疏賈疏皆以鄭爲兩解不定攷周書作雒解曰作大邑成周於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與天子之城九里合左氏隱元年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百雉方一里三分里之二爲五百步三乘之爲方五里鄭爲伯爵與侯伯之城五里合當以駁異義從考工匠人爲定論也

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自此以下三條於周禮文無明徵故列入卷末

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同上

駁曰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同上

疏證曰陳壽祺案易緯乾鑿度卷上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鄭康成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此異義孟京說所出興盛行異乾鑿度作與上行異下云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異義易爲與盛義亦通也白虎通爵篇鈞命訣曰天子爵稱也號篇曰帝王者何號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諡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也王者五行之稱皇者何謂

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稱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號之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文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公羊成公七年秋七月天子使召公來錫公命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何休解詁曰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道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公羊說與易說同曲禮說則與左氏說爲近服虔解左氏依京師

曰王同許君義服說見曲禮下正義錫瑞案天子爵稱見於白虎通最詳陳氏所引未備茲具列之及陳立疏證以俟攷白虎通爵篇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土法斗極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尙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以法天下也中侯曰天子臣放勳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何以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陳立疏證曰此易說春秋今文說也初學記引尙書刑德放亦云天子爵稱也兩漢之世易孟京春秋公羊立于學官古周禮古左氏尙未盛行故與白虎通多異也案孟子序班爵之制云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以天子與五等之爵並稱安見天子非爵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爵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意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以下矣而禮記王制云王者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者蓋以王者之制言之則不數天子以作君作師之義言之則天子亦儕乎公侯也又公羊成八年作七年傳義疏曰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舍且昭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

不云皇者夷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惟知
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
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許所引之左氏說
蓋卽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
曰天子是卽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
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則猶泥於左氏家
說禮記疏又引徐愼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
亦卽左氏說獨斷王圻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
王者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
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舊疏引辨
名記云天子無僞非公羊義又引郊特牲云古者生無
僞死無諛天子有諛則有僞明矣其說是也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禮記祭法
疏論語哀公問主御覽引作社當作主今正於宰我宰我

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
都亳亳堯年秦曰御覽引不彙亳字以上下句例之當有
亳字以義補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豐鎬宜栗也
御覽禮儀部神主類堯年秦曰祭法疏引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柏周人以栗上承孝子之主繫心句下接引又周禮
說云云觀下謹案有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則異義當有論
語文疏引不具爾今據御覽補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
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禮記祭法疏
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同上

正義曰鄭氏無駁從許義也同上

疏證曰孔廣林曰鄭注檀弓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
從用禮說注周禮云社主以石則鄭君亦未有定說陳
壽祺案公羊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虞主用桑
練主用栗栗主者藏主也何休解詁云期年練祭埋處

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云論語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左氏傳文二年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以規杜過未爲得也壽祺案皇侃論語義疏曰鄭論本云問主也經典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鄭君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往今改問主爲社主是仍魯論之字而讀从古也陳立公羊義疏引異義

云云曰按舊疏引鄭君論語注云謂社主故於異義無
駁也又引左傳注疏云云曰然則魯論作問主故張包
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孔鄭皆以爲社主據釋
★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鄭仍魯論本故
从古論解爲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
論無考以孔陸徐三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
魯論家訓爲廟主古論家訓爲社主淺人遂遷改主爲
社耳單稱主者止廟主田主則不得單稱主若問社則
必係問立社之義孔子無緣以社王答之尤不必以社
所樹木對之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如古論本作問社
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也正不得反作問主
蓋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疏謂古論不行於世
公羊疏謂古文作社亦約略言之而誤也曲禮疏引白
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係也

馬論語曰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通典引異義云凡虞主用桑練主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許氏受學於賈逵異
義所述必左氏古義也然則公羊言練主用栗者專指
周制言耳夏殷不必爾也又白虎通疏證曰案周禮說
專言周制公羊說並明三代之禮夏之練主以松殷之
練主以柏周之練主以栗與禮說本無異義也錫瑞案
陳卓人和同公羊周禮今古兩說義亦可通左氏說多
與公羊不同而此條杜注與何注不異許未引古左氏
說則左氏舊說無明文疑亦與公羊說同是春秋家今
古文兩說本不異則公羊與周禮亦可通也

異義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
諸朝是大夫有刑禮記曲禮疏

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

從周禮之說同上

駁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同上

疏證曰鄭注曲禮曰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正義釋經曰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又釋注曰與猶許也不許賢者犯法若許之則非進賢之道也大夫無刑科而周禮有犯罪致殺放者鄭恐人疑故出其事雖不制刑書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若脫或犯法則在八議議有八條事在周禮引異義云云曰如鄭之言則於戴禮及周禮二說

俱合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入議此經注是也若
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是也錫瑞案孔疏申鄭意
甚晰鄭兼通今古文故能合同今禮古禮皆不背其說
實則今戴禮說大夫無刑古周禮說大夫有刑然不
合今禮說當據公羊傳白虎通證之公羊宣元年晉放
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
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
三年待放解詁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
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
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班
以尊賢者之類也據何君解詁引古者刑不上大夫則
今文家解刑不上大夫直謂大夫不當用刑有罪放之
而已觀唐虞四凶之罪止於流放則古者大夫雖有罪
無用刑之事何君摘巢毀卵鳳皇不翔云云立說甚精

足以發明古義若周禮說自是周制與古不合宋太祖定制不殺士大夫與古暗合矣白虎通五刑篇曰刑不上大夫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白虎通云據禮無大夫刑是今文說又引或說撻笞之刑則與賈誼云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意義相近蓋亦和同今古說者而與鄭義又不同士可殺不可辱或說亦通要皆非今文說故白虎通以爲別解今文說直謂大夫無刑許從周禮乃古文鄭則以周禮駁周禮耳易其刑渥釋文引鄭作刑劓音屋周禮醢人司烜氏疏詩韓奕正義引鄭說以爲屋中刑之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鄭注云屋讀如其刑劓之劓是鄭意以爲刑不上大夫當於屋中刑之令人不見卽驗異義云適甸師氏

之意也

榘爲楊易霖校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五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異義禮記曰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禘御覽禮儀部高禘類堯年案曰御覽引此條在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後今以義移置於前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祀郊禘亦祭天也同上

駁闕

疏證曰孔廣林曰月令注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娥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鄭君不言於郊則是不以禘爲祭天矣焦喬答王權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蓋非鄭義錫瑞案焦氏答王權曰先商之時自必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亦以元鳥之至日記之矣然其所禘乃於上帝娥簡狄吞卵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

配帝謂之高禘焦氏蓋謂毛傳云古者必立郊禘者以古媒氏祓除之位在南郊故曰郊禘然其初不過亦以元鳥至日祀之其所禋祀於南郊者專在上帝至簡狄吞皇子之後後王始取以配帝於南郊謂之高禘不復如前雖同在一郊而或禋或祀兩不相合也孔疏推焦意不審乃以爲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之故謂之郊禘簡狄吞皇後卽以高辛之君立爲媒神以配天改爲高禘則誤甚矣此條鄭駁不傳疑亦從許無駁孔廣林曰鄭不言於郊不以禘爲祭天鄭箋詩明云禋祀上帝於郊漢何得專執禮注謂不言郊卽非祭天乎孔謂焦答非鄭義亦未見其非鄭義也曲禮正義曰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燎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

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
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
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
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
於明堂九也郊特牲正義曰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
祭冬至圖王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
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祿爲祈祭不入數崔氏
以雩爲常祭九也孔疏所推卽本鄭義惟不數郊祿皇
氏云祈祭不入數正與許君謂王者一歲七祭天地郊
祿亦祭天不在內同其止言七祭者蓋不數雩與大饗
故止七也

異義天子笏曰珽珽直無所屈也隋書禮儀志注堯年案
曰此當是釋玉藻天子搢珽文故人禮記類

駁關堯年案曰鄭注玉藻天子搢珽云此亦笏也謂之珽

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與許同義曰駁闕者例見前

疏證曰玉藻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也注曰此亦笏也謂之珽莢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心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矜正義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文也玉人注大圭或謂之珽或者或此文也錫瑞案據此則鄭謂珽笏大圭是一荀子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是珽與荼皆笏之異名與鄭說合鄭云珽然無屈其於異義無駁可知孔廣林曰是與異義此說同也

異義禮祭法云天子有祫遠廟曰祫將祫而去之故曰祫去祫曰壇去壇曰墀皆藏於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御

覽禮儀部禱祈類

駁闕

疏證曰鄭注祭法曰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壇書曰三壇同壇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天子諸侯爲壇壇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正義曰遠廟爲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爲功德而畱故謂爲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去祧爲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卽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爲壇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也壇壇有禱焉祭之者在壇

禪者不得享嘗應有所禱於壇禪乃祭之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則不得祭也案注疏解記文甚晰鄭於異義無駁可知陳壽祺案周禮守祿注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此卽據祭法爲說

異義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政和五禮新儀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是許引春秋傳說以證大戴禮公冠記之非非申春秋傳說也當入戴禮類又考大戴禮自古不立博士今又不列於學官故先列小戴而以大戴附焉

謹案人君儻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同上

駁關

疏證曰孔廣林曰盧辯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故周禮備詳

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秋傳之文乃衰世變禮耳鄭君
同異無明文以知之錫瑞案孔說是也當從公冠記無
樂爲正冠昏皆屬吉禮冠禮不當用樂可以昏禮推之
曾子問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曰
重世變也正義曰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己之取妻嗣續
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郊
特牲曰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
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注曰
明當爲家事之主也序猶代也據此則昏禮不樂雖有
幽陰之義實因嗣親之思冠爲成人之始亦當有嗣親
之感準以昏禮亦不當舉樂左氏所說多當時所行之
禮不合古義必謂金石之樂爲禮則冠於成公之廟假
鐘磬焉是何禮乎許君例以人君飯有舉樂比擬不倫
鄭駁義不見故補之

明堂制禮記玉藻疏堯年案曰明堂制亦篇目也依是書之例當列於卷首今據下謹案文今禮古禮未有定論是禮經之總義故錄於禮類之末

異義今禮戴說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堯年案曰茅本譌草據明堂位疏改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堯年案曰有水二字據明堂位疏補名曰辟廡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涇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堯年案曰此八字據明堂位疏補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

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
上帝禮記玉藻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明堂位疏初學記
禮部上明堂類藝文類聚禮部明堂類玉藻疏蓋之以茅
下無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十五字據明堂位疏補明
堂位疏今禮戴說作今戴禮說三十六戶上有共字月令
下無書字說下無云字在近郊下不曼近郊二字兩已之
地作位七里之內下無而祀之三字以配上帝下不曼上
帝二字五精之帝作五精之神座星作座位九筵下無筵
九尺三字餘同初學記節引明堂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
內上圓下方四牖八闔布政之宮故稱明堂盛貌也三十
一字藝文類聚節引明堂在國之陽七里之內堂窗四闔
以地就陽位也二十字並是引者隨意刪約爾

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同上堯年案

曰無明文上本行說字據明堂位疏省餘與明堂位疏引
同

駁曰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堯年案
曰疏倒作異章今正禮記注疏校勘記引盧文弨云本異
章疑是本書異其實疏誤倒爾無煩改字也九室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
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堯年案曰堂室
二字互誤今據明堂位疏改滄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堯
年案曰孝經二字據明堂位疏補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
政之宮在國之陽堯年案曰禮記郊特牲疏引駁異義云
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審其文義
當在此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
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堯年案曰

漢本譌作說已上本脫丙字並據明堂位疏改補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明堂位疏明堂位疏盛德記之記作篇無及其下顯與本章異八字似秦相之似作以說者下無所益二字非古制也上有蓋字接神契三字不曼於辰爲已之於作在由此爲也之也作之無水木用事以下五十二字又魏書袁翻傳引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貴又賈思伯傳引同唯時說然作時說然耳無本制以下十三字審其文義是駁異義文也增志之以備參攷

蘇諡曰白虎通辟雜篇曰明堂上圓下方大窗四闔布

政之宮在國之陽陳立曰案此禮戴說也引異義謹案云云曰大戴注引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是其戶牖之制則取禮戴說言其所在則取韓詩說也隋書宇文愷傳引禮圖云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室法日辰九室法九州禮圖作於光武時其必親見漢世九室之制故張衡東京賦云複廟重屋入達九房其時考工未行故遵戴禮爲典制當時儒生並依而用焉然則戴禮明堂之制中央太室居中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青陽右角卽明堂之左角居東北合言之列爲九室析言之則爲十二室也若鄭氏則用古周禮說引鄭駁異義云云曰是則鄭氏用古說班氏蔡氏等用今說但蔡氏以廟學明堂皆在一處此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合又引王制大學在郊以證辟雝之所在則

與鄭同而蔡異也錫璫案陳說分別今古文近是惟謂鄭用古說則不盡然鄭明引援神契爲說孝經緯是今說非古說也白虎通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四語與初學記引援神契正同則不得專執戴禮爲今說而別鄭引援神契爲古說矣蓋漢時今古文家說明堂者互有異同非必判然不合鄭引援神契云八窗四闔與盛德記似同實異盛德記曰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鄭駁之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所益非古制也鄭從考工五室之文不用盛德九室之制則一室雖有八窗四闔合計之不得有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明堂記五精帝又爲戴五帝之文處當以五室之說爲長異義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夏后氏世室以下皆考工記文是古周禮說
明堂文王之廟不見於考工記當出古孝經說許君嘗
受魯國三老古文孝經其說僅見於此五室之說鄭所
遵用明堂文王之廟則與鄭義不合鄭志趙商問曰說
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答曰明堂
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據此則
鄭君不以明堂爲文王廟矣大戴說其宮方三百步以
明堂周垣言之覲禮爲官方三百步其制正合近郊三
十里或當衍十字則與渚于登說三里之外合矣陳氏
疏證引書繁雜罕所發明茲擇其足發鄭義者錄之三
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
在其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徐虔明堂議曰明
堂在國之陽國門外一堂五室四門八階魏書袁翻傳
翻議曰秦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

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爵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眊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愷焉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顧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居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

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元之詁訓三禮及釋
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
有悟人意察祭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
周公之舊法也又賈思伯傳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
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
者互言明其制同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
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按戴
德撰記世所不行凡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
衷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
之論同考工者多矣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
難可準信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
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
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
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

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安案袁翻賈思伯皆宗鄭者也者李謹封軌則駁鄭者也焦循羣經宮室圖辨李謹之說以申鄭曰五室之制則以月令準之青陽東室也明堂南室也總章西室也元堂北室也太室中央室也因而審之四面有堂中央曰室則一室四堂也考工記言五室者便文耳月令在周書第五十三正爲周制其言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大室正考工記五室之明證个居左右則廟在每旁之正中云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明堂大廟則三者皆名明堂猶云明堂之中間明堂之左間明堂之右間也云大廟大室則以室居中當四大廟故云大廟大室猶云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室也由是言之五室爲一室四堂無疑也此一室則惟此一室有巨廟無疑也四堂分春

夏秋冬而大室當夏季則通爲五行之室無疑也二個
居四維則室不及四維無疑也四維別無室亦無疑也
凡此見於經文者明白可見自泥於五室之名必不欲
統堂於室於是四維之个化而爲室而置个於四尺五
寸之堂廉且變五室爲九室變四室爲十二室而月令
之左右个遂無真處室既有九戶爨亦多室室既繁則
斷非九筵七筵之地所能容乃又變九筵七筵爲方一
百四十尺而明室之說遂無定也又嘗考尚書大傳云
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季春之
月御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御明
堂正室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
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孟冬之
月御元室左个仲冬之月御元室正室季冬之月御元
室右个此與月令同而稱四太廟爲正室可見青陽明

堂總章元堂即名爲室此外別無四室也是九圓堂一室爲五室之明證矣逸禮云夏則居明堂正廟殿南戶冬則居明堂後廟殿北戶南戶即中室之南戶北戶即中室之北戶蓋每一時殿一方之戶四戶之外別無所謂戶也然則考工月令明堂位實可互證而定其制無可疑也乃九筵七筵則有議矣魏李謚論云凡室二筵丈入地耳戶牖之間不踰二尺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鄭元注云設斧扆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扆制云縱廣八尺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巨通不待知者較然可見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且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循謂一戶兩窗則戶處正中設扆正蔽戶牖李謚泥戶牖之間不足以辨且戶牖之間即容八尺將扆爲偏設王非正立矣鄭氏說魯文廟如明堂以周書五宮同

制故謂三者制同不必皆九筵七筵也又曰李謹說四面之室各有夾房个者卽寢之房也賈思伯說按月令亦無九室之名原其制度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李說个在兩旁則明堂元堂有个而青陽總章無个矣青陽總章有个而明堂元堂無个矣如賈說止有四个耳竊請以左右言斷在兩旁以个之名屬於明堂青陽總章元堂言則每隅之两个斷不可以相通个之形經無明文然而可考也左氏傳大室屋棟此中央重屋名大室屋則南阿之屋爲明堂屋東阿之屋爲青陽屋西阿之屋爲總章屋北阿之屋爲元堂屋也明堂屋之下則明堂之太廟左右个青陽屋之下則青陽之太廟左右个總章屋之下則總章之太廟左右个元堂屋之下則元堂之太廟左右个每方

之屋爲一正方夾兩句殿形一正方卽爲太廟矣兩句殿形卽夾左右个形也自阿端至榮作邪殺脊下卽依此作隔牆太廟與兩個無所隔每隅之兩個則有隔也然則以考工之重屋四阿知每阿當一室於月令言左右个及太廟同繫每室之名知太廟左右个合爲一室夫而後室與屋合堂與室齊有正大之體無瑣縟之象正先王之制作也焦氏明堂圖六篇極詳茲擇其足發鄭義者錄之餘不具載近人申鄭義者黃以周明堂通釋說最直援引月令及鄭注云云曰案此聽朔之禮也明堂必有四隅室而大室祀五帝之位乃分故別稱之曰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其實同一大室也故又稱之曰太廟古者祀鬼神皆在室其室謂之廟諸太廟皆謂當大室祀帝處也故謂之太廟可也謂之大室亦可也尙書大傳引用此文而稱仲春居青陽正室仲夏居明堂

正室仲秋居總章正室仲冬居元堂正室是也大室雖
有四太廟之分而實一室是猶隔室雖有左右个之分
而實一室也或者不察於中央設戶牖分爲四堂五室
謂之九室又分之爲九室十二堂誤矣鄭君以九室爲
秦制非古制月令所言不乖五室左右个卽太廟之左
右偏繹鄭之意一堂之上爲五室祀五天帝於五室不
在堂聽朔於大廟左右个皆在一堂之上分四方而居
之不在室是明堂有一堂五室也近之申鄭者謂左右
个在隅室又分一堂爲四與秦九室同制非特不合經
意并失鄭義也又引大戴盛德篇及鄭駁異義云云曰
案此秦漢明堂之制也其云九室者秦制也分大室爲
四室而得九室也其云九室十二堂者漢制也又於四
隅外環列四室八堂也盛德篇上記秦制下記漢制二
者不同故鄭謂其下顯與本章異也蔡邕明堂論誤據

秦漢制以爲周禮近惠定字申其說不可信也鄭君謹
守匠人五室之制以斥盛德記此千古不刊之論